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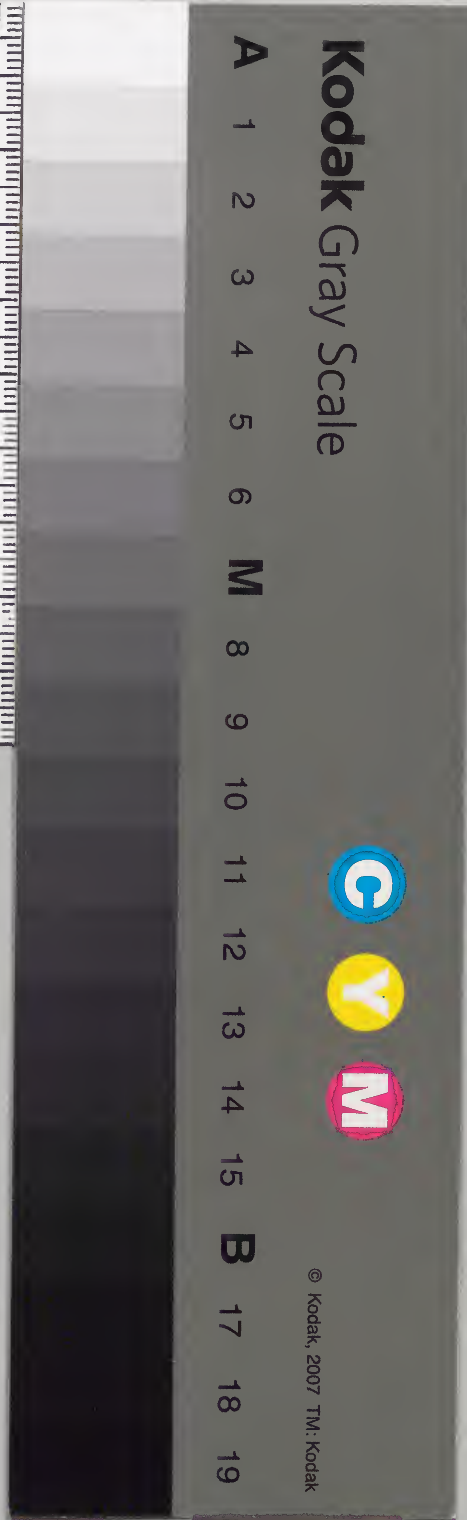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五 冊	九 三 號	函 架 號	正 史 類
			漢 書 門

漢 書 門			
三 五 冊	五 〇 架	九 四 函	二 號 類

不許帶出

內 閣 文 庫	
二 〇 函	五 九 四 二 號
七 架	三 五 冊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42
冊 數	35 (4)
函 號	280 17



三國志

魏四

三少帝紀第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胎謀不臧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

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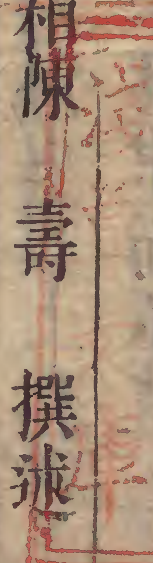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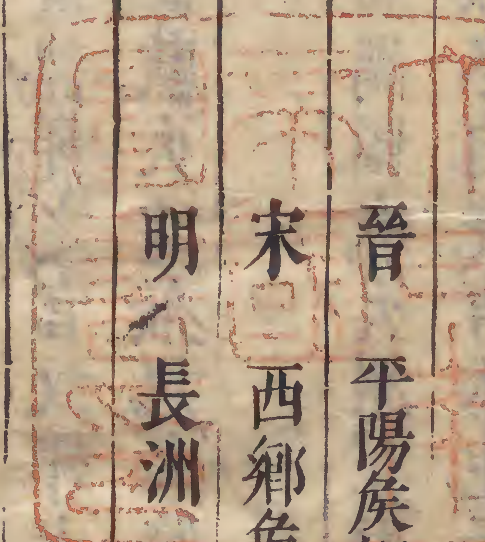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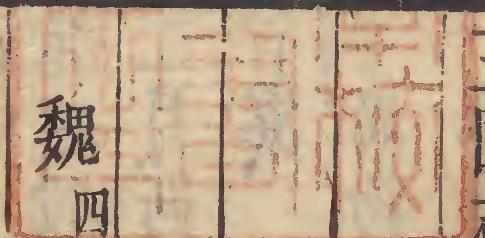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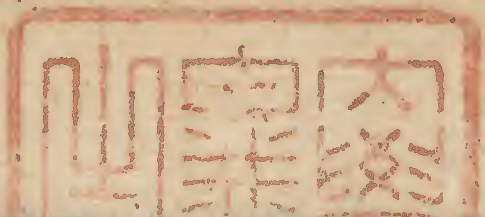
青龍二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

三國志

魏

齊

五



立皇太子
是日即位

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
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
繼承鴻業熒熒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
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摠率百寮以寧社
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
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
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
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
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

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
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
也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
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
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
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
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艸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
有火浣布非此山艸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
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
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

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
及太學與石經竝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
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
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
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
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
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
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
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

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
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爲布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
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
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
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
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
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
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
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

用夏正

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置流民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待中中書監劉放待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再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

出金銀銷

觀稼

祭孔子

解襄陽之圍

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左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雀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于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臬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臬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

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乏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

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

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

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

立皇后甄氏太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

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

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

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

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

魏皇后

祀功臣

征蜀

再祭孔子

祀荀攸

臧霸被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或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遺郭嘉先

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于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巳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四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明所

作易傳、論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
其令欲傳乘輿出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
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
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并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
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
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
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
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

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癯疾殘病並非所售之
物而鬻之于市此皆事之難解

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
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
存心道路但當期于通利聞乃搥捶老小務崇修飾
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
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
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祖中斬獲
數千祖中民吏萬餘家渡河司馬宣王謂曹爽曰

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河
 南留民河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
 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
 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河水
 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祖中君將何
 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于爽
 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
 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
 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
 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

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
 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
 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
 守少則固力專則疆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
 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
 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
 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
 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
 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于國亾之不
 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石已來其所亾

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

何晏奏游宴

孔晏又

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謹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官有劔鷲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置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又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詣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爽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

黃門張當、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懇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

華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乘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

王

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

王凌獄

諸功臣應饗食于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
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
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
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
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
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于隄左在結山
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
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謂也今

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
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
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
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
大破眾軍于東關不虜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
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
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
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

并州併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
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
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
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
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
邪若乃謹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
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
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稅政身
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
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
詔太尉司馬掾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
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
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
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
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
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
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
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

魏師只用
持重此曹
氏家法

郭淮
陳奉

張特

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始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關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

秋七月，恪退還。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

印

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卽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闕闔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勵將來其追加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亾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

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遇事輒不克故殺禕焉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存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亾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亾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于蜀既不能抗節不辱于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于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

各論其主
何煩深論

此之謂也

自帝即位，至于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皆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張劉整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

張鄭像

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守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

擅廢

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二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左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

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譎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
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
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
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于
古。明公當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
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
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掾。大將
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
侯。臣冲。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
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

疑。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祿。少
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閔。大長秋。臣
模。司隸校尉。穎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
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
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
武亭侯。臣廩。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
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
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
顯。臣艷。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
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

此皆賊臣
之教也而
及其廢立
又以惡名
歸之上可
不戒乎

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氏侯臣觀臣嘏長合
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鈗
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
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
纂繼洪業春秋匕長未親萬幾耽淫內寵沈漫女
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且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
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
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
作遼東妖婦嬉藝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
以為讌笑於凌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

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
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勲等與懷信等
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勲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
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
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日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
急今陛下日將妃后遊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
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
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與我事使人
燒鐵灼景身體皆爛既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
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

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
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
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
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永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
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向皇
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馮婉帝志望語景等太
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
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
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
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

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人帝不省
左右日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
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来問輒詐令黃門
答言在耳景熈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
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
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
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
故事收帝重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
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
死以聞奏可

三國志 魏書 卷四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管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以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衛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載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

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大尉司馬乎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太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三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

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
 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
 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
 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
 率土存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
 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恭節與少府褒尚書
 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
 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
 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
 始五年封剡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
 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
 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
 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將答拜僮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
 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
 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
 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

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
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
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
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
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
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
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
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又皇家俾朕蒙闇垂
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

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民聽于
下朕雖不德昧于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
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
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
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
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成茂黃龍見于
鄴并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
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漢書

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于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

宮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王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二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

破吳

卞皇后

三國志

魏書四

高貴鄉公

高

征姜維

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亾誌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寃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

各部太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亾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矣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亾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于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亾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

荀顛

侍中荀顛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顛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與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

評少康高祖

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友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亾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

不善裁用

三國志

魏書

高貴鄉公

三

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
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
既畢顓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
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
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乘少康
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
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
功美過于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復宜如詔
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
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

慝不德于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
所因至于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
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
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
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
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
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于
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
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

述聖業舊章不行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
於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
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
其文味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
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
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
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于所論未
獲其宜縱有出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
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

明難固佳
而以雄壯
屈臣下不
知三昧之
謂何得無
以此藉漢
高歟

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
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尤斯
大義固有不可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
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
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
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
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
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
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
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

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于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并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主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

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母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

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

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洎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朕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八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于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

進遠。乃使嶽揚入陋而後薦舉。非急于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為靈

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于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輝光。爰有黃氣烟煴于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煴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占人有云。懼則不亾。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

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各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

破姜維

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國志

魏書四

高貴卿公

三

李雅賦詩
訪道安在

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
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迫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
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
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
吏士民為誕所誣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
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
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
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
東夏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
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

誕反

高貴
鴻賞

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嘉異其進會歸鄉侯蕃封亭侯
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
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
福翻然舉眾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
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
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
從豐厚

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所嘉格以古義欲
蓋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
才受賞足以矚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

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
 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于殊寵坐生叛心以
 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
 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為者哉
 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
 壹為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
 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
 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
 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

宣隆
秦黎

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
 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黎
 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為誕所殺所謂無比于之親而
 受其戮者其以隆黎子為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
 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
 等率眾降

新誕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
 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
 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
 獲嘉以著南越之凶大將軍親搃六戎營據丘頭內

襄陽公
其孫

東里表

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
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乎亂後世不忘亦
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
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
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
東里表功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于難余顛沛殞繁
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
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
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表

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
相及賊便射衮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
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
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
受其指擲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
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
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
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醮太祖聞之嗟歎良久下
荆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衮後為于禁司馬見魏
略游說傳

三國志

魏書

卷五

大論淮南
功

三國志

魏書四

三五

三八

王祥

鄭小同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主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于人乎祥事別見呂虔

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史與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

三國志

魏書四 高貴鄉公

三

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詰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燒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

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土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三十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諱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策也騎校尉佃入遇帝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聞大驚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乎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

松之以爲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晉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工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宄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南有司奏却曰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

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

誣之極

髦以為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
 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
 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官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
 天地所覆載吾即密為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
 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
 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
 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
 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
 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冷因吾服藥密因酖毒重相
 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

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

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
 之危殆過于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
 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
 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
 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
 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指大禍重令吾悼
 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
 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

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
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
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
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
肝心悼懷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
不能事母故絕之于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
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
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
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二十

里灑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旒百姓擁聚而觀
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旒何以為王
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
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
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書皆
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
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
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

誰欺

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
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
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橫
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
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
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
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
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
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
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

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于國亂紀罪不容
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
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在子不孝
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
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
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齎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
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

軍其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

謚獻帝后

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卡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陞

三國志 魏書四
下稽德期運撫歸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二祖之基伏
惟燕王體尊威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路恭德以
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
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
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冥
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
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
章公制宜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
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
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

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
尊祖之制俯順聖敬忝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
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
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
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
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
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于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
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

三國志 卷之四 蜀書 三十七

破姜維

祀郭嘉

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鎗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于太祖廟庭。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葛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九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

擊其虛

諸葛緒

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聲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請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為太保，士子分益州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皇太后崩。

蜀降

三國志

魏書 陳留王

卷之

八

徵

會反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于蜀，為眾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為司空。已然，進晉公歸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

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入。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于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

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犄角赴
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
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
搆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
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
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
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
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
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

夏侯和 朱撫 賈輔 羊琇 王起

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
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
進和輔爵爲鄉侯琇輔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
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
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
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
遣使鄧句勃交趾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
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
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
南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興與協同興移書

三國志

魏書曰 陳留王

三

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歸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
譜策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
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
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
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
邊荒乃心欵誠形于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實
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歲遠震撫懷六合左包舉殊
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
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
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

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
策命未至與為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
明王靖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勲烈同歸是故
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
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
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州顛覆劉
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
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
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項江表衰弊政刑荒
聞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

偽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
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眾叛吳以助北
將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
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眾叛親
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
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
然之理也然興動大眾猶有勞費宜告諭威德開示
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
孫彧皆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
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為副宣湯

徐紹

孫彧

國命告諭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
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策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
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
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
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
將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
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勸募蜀人能內
移者給廩二年復陰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
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

庶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
反逆以至沒身賜脩第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
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
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
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戡武崇仁
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
方寶織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
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
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
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

副車置旄頭雲罽樂舞八佾設鐘簾宮懸進王妃為
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
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
緝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
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二尺二寸白髮著黃單
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
赦戊午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
望為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
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
大死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勲十

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誣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于曹爽誅夷齊王

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奸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魏五

后妃傳第五

武宣卞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三國志 魏書 后妃

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
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亾恒此
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
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
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
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
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
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
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
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

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
宮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
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
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修儀比
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
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下后

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
亭有黃氣滿室移自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且

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左右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亾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下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

識

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于戶外復云得無尚所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旣爲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亾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

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僞故取其中者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

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



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後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休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第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著作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泰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第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欵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于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于亾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



甄后

女為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髮髯見如有人持玉衣覆

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視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

臨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

亂而多買寶物，四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

及冀州平，文帝納后于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擊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

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閉宴常
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
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
欲遣任氏后請于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
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
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
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
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
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
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

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
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
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
權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
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
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因邪吾時小小耳十
餘日卽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
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
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
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

曰后與太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卽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

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在桑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

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尸于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

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
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
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
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
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
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
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
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
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温
韓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

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
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
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
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
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
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官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
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
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閔官
有徂實實校校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
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

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

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亾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

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可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景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于郭后，是以頗繁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溫三人位，特進。惠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

之。潘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第三人皆為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

郭后

母為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

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

后后第都第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

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主為

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

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

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

棧潛

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

郭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

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冀英娥

降嬖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

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

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書條易曰

冢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

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

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

后使賤人恭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

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劉雙與他國為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疆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訓育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

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

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二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旣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譙之禍。不獲大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

過殺之、執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繼青龍二年二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敬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寃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藉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軫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辜國，延長哀哀慈妣，與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命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榮榮摧傷，寃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爲駢

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墓。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于劍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驃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

虞氏
立寵

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始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繼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塹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孫盛曰占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于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繼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超自幽賤

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其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二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凡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緝其繇封太后母杜為卻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于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

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疆問泰始中疾薨子叡嗣為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